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初封於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幽王以褒姒故王室多邪諂侯叛之桓公懼及其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子母弟甥舅則皆蠻荆戎狄非親則頑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公乱矣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伐之無不克矣既克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初封於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幽王以褒姒故王室多邪諸侯叛之桓公懼及其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鄫莒是非王之子母弟甥舅則皆蠻荆戎狄非親則頑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公乎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伐之無不克矣既克二

邑鄔弊補丹依黍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
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
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遂建國焉十一年申繒
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麗山之下桓公死之鄭人立其
子掘突是爲武公案索隱鄭昭公名忽厲公名突皆武谷之孫也有孫與祖同名者武公之名必傳者之誤理或然也然無以考證姑録舊史而已武公
人爲之賦緇衣武公十年娶于申生寤生及段姜氏惡寤
生而愛段欲立之公弗許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爲
莊公姜氏請封段邑之於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既居京又私其旁邑公子呂
復請除之公不聽二十二年段與姜氏謀襲鄭公聞之乃
使吕伐之段出奔共遷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
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封人考叔聞之言於公曰君何患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可也公從之乃復姜氏如初鄭自桓
公而爲周卿士平王始貳於虢周鄭相惡王子狐爲質於
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二十四年平王崩周人將以政畀
虢公四月使祭仲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
七年公朝于周桓王不禮焉二十九年以太山之祊易魯
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虢公遂爲周卿士公以齊人
朝王三十年王命公爲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
三十二年公及齊魯入許許男奔衛使許大夫百里奉許
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曰我死則去之毋與

許爭桓王復取我鄔蔿邘之田而與我蘇氏十二邑蘇氏叛周王不能有也周自是遂失鄭是時楚方北征諸夏三十三年公會蔡侯于鄧以謀楚三十七年王奪公政公不朝王從蔡衛陳人來伐公禦之王卒敗祝聃射王中肩聃請從王公不許夜使祭仲勞王三十八年北伐齊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人饋諸侯之大夫使魯爲之班魯以周班後鄭忽怒四十二年以齊師衛師攻魯四十三年莊公卒祭仲立忽是爲昭公公之爲太子也齊侯將妻之以齊大非偶故辭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聽莊公寵子三人曰子突子亹子儀突母宋雍氏曰雍姞雍氏有寵於宋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盟使立突歸忽出奔衛突立是爲厲公宋以立公故責賂無已魯侯欲平我於宋宋公不可元年十二月師及魯師伐宋二年宋以齊衛燕人來戰我及魯師敗之三年宋復以諸侯伐我四年公患祭仲專使其婿雍糾殺之不克糾死夏公出奔蔡昭公復入許叔入于許秋厲公入居于櫟冬諸侯伐我將納厲公不克初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諫不聽公入二年渠彌弒公而立子亹子亹元年齊襄公師于首止將討昭公之亂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轅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立之子儀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瑕請納公盟而舍之六月瑕弒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之

出十七年矣入而殺傅瑕以其貳於子儀又責原繁以其不納已也繁縊而死後元年公會諸侯于鄄齊桓公始伯既而宋齊邾伐鄭我間之侵宋二年春宋齊衛伐我冬公及諸侯盟于幽始成于齊三年齊人以公之不朝也執我大夫詹五年周大夫奉王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衛衛燕爲之伐周六年公和王室執燕仲父以王歸處于櫟子頹享大夫樂及徧舞公謂虢公曰子頹干王之位禍莫大焉而歌舞不倦是樂禍也樂禍必敗乃謀納王七年公及虢公納王殺子頹享王于闕西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亦將有咎王賜我武公之略自虎牢以西五月厲公卒子文公捷立七年楚子伐我入純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楚師疑焉諸侯來救楚師夜遁十三年狄入衛公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以禦狄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人爲之賦清人十四年楚人伐我比三歲來伐以我即齊故十七年齊桓公服楚於召陵師還將出於陳鄭之間陳轅濤塗與我大夫申侯謀譎齊使出於東方申侯許而陰背之齊侯說與之虎牢濤塗謂申侯必城之因諧之公曰申侯將以城叛十八年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齊桓公合諸侯盟于首止以定鄭王疾齊使周公導鄭叛齊從楚公喜於王命逃歸不盟十九年諸侯伐我二十年齊復伐我公殺申侯以說秋世子華會諸侯盟于甯毋華言於齊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爲內臣齊侯不許

十一年公乞盟于齊二十九年殺世子華三十年齊桓
公卒公再朝于楚宋襄公怒三十五年宋伐我楚子來救
敗宋公于泓公享楚子取我二姬以歸晉公子重耳亡過
我公不爲禮叔詹諫不聽三十七年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爲滑請公不聽而執二子王以狄伐我取櫟王德狄人以
其女爲后既而黜之狄攻王王來處于氾公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四十年公及楚人圍宋
四十一年公如楚勸伐晉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公懼使子
人九行成公及晉侯盟于衡雍四十二年晉侯秦伯圍我
責無禮且貳於楚公使燭之武夜見秦伯曰鄭知亡矣然
亡鄭以陪晉晉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君亦
何所不利秦伯說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晉師亦去
初文公有子六人子華子臧得罪死子士死於楚子俞彌
早卒子蘭奔晉惟子瑕在而公惡之弗立也子蘭之母曰
燕姞賤妾也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
爲而子故生子名之曰蘭蘭從晉侯圍鄭石癸曰吾聞姬
姞耦其子孫必蕃於是召而立之以與晉平四十五年文
公卒子穆公蘭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若潛師以來鄭可得也秦伯從之元年秦師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
公使皇武子辭焉秦師知其有備乃去十年楚人間晉靈
之少也師于狼淵以伐我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遂

楚平十一年楚子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盂公爲左
盂十八年晉侯會諸侯于扈以我貳於楚不見公子歸
生使謂趙盾曰居晉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吾罪也晉人
乃行成使趙穿公婿池來質我亦使太子夷石楚爲質于
晉初宋人弑昭公而齊懿公凌虐魯國晉再合諸侯將討
之皆取賂而還二十年公及楚盟以晉爲不足與也秋晉
趙盾以諸侯伐我會于斐林楚蕩賈來救囚晉解楊冬晉
復伐我二十一年春歸生以楚令伐宋敗之于大棘囚華
元獲樂呂晉再來伐二十二年及晉士會盟夏楚人侵我
冬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楚人獻黿於公公子宋與歸
生將見宋食指動謂歸生曰我如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
來我公會楚公子成于鄧秋公如晉晉人執公而使欒書
來伐冬楚嬰齊侵陳以救我公孫申謀曰我出師圍許爲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乃圍許四年晉使衛侵
我公子班以申之謀立公子繻國人殺繻而立世子髡頑
晉人伐我而歸公賂之以襄鐘盟于脩澤公子騑質焉公
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叔仲叔禽公子班出奔許六年晉楚之
大夫盟于宋曰無相加戎公如晉聽成九年楚背晉侵我
喜侵楚取新石十年春楚以武城之田求城騑從楚子盟
于武城夏喜伐宋宋將鉏巒敗諸汶陂宋師舍於夫渠
不儆喜覆而敗之獲其二帥我及楚子與晉侯戰於鄢陵
楚鄭皆敗績晉人射楚子中目秋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喜

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一年春騑侵晉衛人侵我以救
晉夏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人來戍是歲晉悼公初
立以諸侯伐我楚嬰齊来救自是晉再伐我楚再来救十
四年夏成公卒子僖公惲立成公疾病大夫請息肩于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若背之其誰瞗我秋諸侯
會于戚以謀我冬諸侯城虎牢我及晉成僖公無禮於諸
大夫五年將會諸侯于鄟騑相又不禮焉騑使賊弒公而
以瘧疾赴于諸侯子喜生五年奉而立之是爲簡公元年
春群公子謀討騑非先之反殺群公子公子發侵蔡獲蔡
公子燮諸侯會于邢丘公親獻捷于會冬楚公子貞伐我
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公孫蠆公孫舍之
欲待晉駟曰謀之多族事滋無成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可也舍之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騑不從遂及楚平二年晉以諸侯來伐將
圍我乃行成將盟晉人爲書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如
此盟騑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人民不獲享其土
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
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晉人不得
已而盟復以諸侯伐我而去嘉欲擊晉師舍之止之冬楚

子伐我騑欲及楚平嘉與萬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若何騑舍之曰吾盟固云乃及楚平三年夏輒及楚公子貞伐宋衛侯救宋舍之曰必伐衛以明與楚使皇耳侵衛衛人獲皇耳輒又與楚侵魯魯仲孫蔑曰鄭執政將有大咎師競甚矣秋晉侯以諸侯伐我師于首止尉止與騑有怨帥群不逞以作亂殺騑發輒三大夫嘉知而匿之故免嘉當國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勇魏絳戍之乃及晉平楚貞來救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侵我北鄙而歸諸大夫患晉楚之故皆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能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則可固與矣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埸致惡於宋四年春宋向戌侵我大獲夏舍之侵宋諸侯圍我秋及諸侯盟于亳楚子秦師來伐我逆而與之伐宋諸侯復來伐我乃使良宵石臭如楚告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乃行成于晉冬公會諸侯于蕭魚晉人歸鄭內納斥侯禁侵掠十一年冬公會諸侯圍齊公孫萬臣良宵公孫黑脅從嘉舍之公孫夏守嘉謀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圖之楚令尹午帥師伐我二子知其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應楚無功而還十二年國人討尉止及楚師之難嘉以甲自守舍之夏率國人伐而殺之

逐其黨子革子良皆奔楚立公孫僑爲卿十七年秋諸侯會于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以諸侯之師伐我以救齊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十八年夏舍之僑以車七百乘入陳命師無入公宮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賂我以宗器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以獻僑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冬公如晉拜陳之功夏復伐陳取成而還許人有怨於我十九年秋許靈公如楚請師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來伐僑曰晉楚將平楚王於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舍之說不禦寇楚獲九人而歸二十年良宵會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既盟公享趙武于垂壠大夫七人皆從武請賦以觀其志退而告人曰皆數世之主也良宵賦鶉之奔奔武曰是將爲戮二十一年秋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辭之而要公吉還以告舍之舍之曰楚不脩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私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朝于楚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二年舍之卒其子虎即位鄭饑虎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良宵將使公孫黑如楚黑不願強使之黑將攻之大夫和之盟而止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二十三年夏公及大夫盟良宵又將使黑如楚宵嗜酒七月黑

及其醉伐之醒而奔許公盟大夫於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宵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罕虎以政授國僑僑爲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五吊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夏公如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二十五年楚令尹圍娶于公孫段氏國人懼其襲我使行人揮辭焉楚人知其有備請垂櫜而入乃許之黑與公孫楚爭室婦人欲從楚黑櫜甲以見楚將殺之楚擊之傷大夫畏黑爲之放楚於吳六月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六卿私盟于薰隧黑強與於盟書曰七子晉趙武死公往吊之趙氏辭及雍而復二十六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大夫數其罪戮之二十七年秋罕虎如晉將適楚冬公如楚楚子及公田於江南二十八年僑作丘賦國人謗之三十年春僑鑄刑書晉趙鞅向以書非之不聽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見鄭其災乎六月丙戌鄭災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元年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僑爭承晉人許之罕虎卒僑哭之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四年晉韓起來聘求賈人之玉僑辭焉起以玉與馬私覲於僑而謝之四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禆竈謂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罌玉瘞鄭必不火僑弗與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八年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聲公五年子產卒後此二十六年今以左氏爲信十二年公如晉游吉相與范鞅言及王子朝之亂鞅曰若王室何吉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鞅懼與韓起謀而納王十六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二年晉頃公卒游吉吊且送葬晉人以其無貳詰之對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寡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不足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不能詰十年正月游速帥師滅許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將因我以作亂于周我爲之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二月晉人使魯來討取匡十一年公及齊侯盟於鹹始叛晉十三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鄭益弱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罪之元年游速會齊侯衛侯于安甫二年及魯平五年冬晉范氏中行氏既出奔復入我師助之晉人敗我于百泉六年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夏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齊人輸粟于范氏罕達駟弘送之晉趙鞅伐我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春宋師侵我宋鄭自此連歲相侵爭邊邑至十九年以所爭邑爲墟乃止二十六年晉荀瑤伐我取九邑三十三年荀瑤復伐我齊田恒來救晉師還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錫立八年鄭人

弒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
已立元年韓伐我殺幽公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爲繻公
年表云幽公子
十五年韓來伐取雍丘城京十六年伐韓敗之於
負黍二十年韓魏趙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圍韓陽翟二十
五年殺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幽公之
弟乙是爲鄭君二年負黍反復歸於韓十二年韓伐我取
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蘇子曰鄭之諸公相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權
而任數相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
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
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
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相王
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
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烏乎其忮
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
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
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
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
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
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謂之越子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或謂越祝融之後芊姓故史伯告鄭桓公曰芊姓奠越不足命也史以越爲禹後姒姓未知孰是記）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
與吳爲鄰世相攻戰至於允常吳王闔閭立五年始舉兵
伐之春秋謂之於越魯史墨聞之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
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閭十年克楚入郢越間之入吳吳
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
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因而

伐之大敗吳師闔閭傷指而卒其子夫差日夜勒兵且以
報越三年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臣
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
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
矣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遂入越越王以
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
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許
諾乃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脇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令
種間行獻嚭嚭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
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
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越已服
為臣若將舍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
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齊小白奔莒晉重
耳奔狄其卒王伯何遽不為福乎及其反乃苦身焦思置
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

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五年而吳
歸蠡九年越王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吳
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
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結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
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是我連
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十一年吳王
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越王率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而歸殺伍
員而任嚭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
乎對曰未可十四年吳會魯黃池吳
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守越王復問范蠡蠡曰可矣夏
六月丙子伐吳爲二隧嚭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嚭無餘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獲太子友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
王歸自黃池使人厚賂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
吳平十九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死於齊晉遇於
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二十一年越圍吳三十三年始聘於魯二十四
年夏納邾隱公邾太子革來奔吳王夫差捷於姑蘇之山
使公孫雄請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夫差敢布腹
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以歸今
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
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夫與弗
取反受其殃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志會稽之厄乎越王曰
吾欲聽子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
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十一月遂滅吳夫差
自殺越王葬之
史記越王葬吳王而誅大宰嚭之罪誅之固當然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乃止滅吳後二年嚭尚在則越未嘗誅也
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爲伯越乃以淮北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孰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

殺二十五年秋魯哀公使叔青來聘使諸鞫報聘於魯二
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十七年衛出公在城鉏使其祝史
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夏使皐如后庸帥師會宋魯
之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衛侯來奔遂死于越二
十九年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秋魯哀公
來奔王句踐卒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卒史記稱越王元年闔閭聞允常死興師伐越敗於檇李今據此而求之春秋以次句踐之年然卒不知其卒之年矣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
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無彊立無彊興師北伐齊西
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
越王曰越不伐楚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
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
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
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
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蘇子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夏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
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
伯王而實欲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
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
鬬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
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帝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
蔡不羙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

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盖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越世家第二

相亮岳氏刻
梓荆谿家塾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其二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得八駿馬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穆王爲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誕故不録而取鄭丹言穆王事足之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興五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謂之越子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或謂越祝融之後芊姓故史伯告鄭桓公曰芊姓奠越不足命也史以越爲禹後姒姓未知孰是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
與吳爲鄰世相攻戰至於允常吳王闔閭立五年始舉兵伐之春秋謂之於越魯史墨聞之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閭十年克楚入郢越間之入吳吳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
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爲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因而

伐之大敗吳師闔閭傷指而卒其子夫差日夜勒兵且以
報越三年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臣
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
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
矣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遂入越越王以
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
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許
諾乃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脇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令
種間行獻嚭嚭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
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
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越已服
為臣若將舍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
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齊小白奔莒晉重
耳奔狄其卒王伯何遽不為福乎及其反乃苦身焦思置
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

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五年而吳
歸蠡九年越王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吳
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
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結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
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是我連
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十一年吳王
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越王率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而歸殺伍
員而任嚭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
乎對曰未可十四年吳會魯黃池吳
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守越王復問范蠡蠡曰可矣夏
六月丙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獲太子友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
王歸自黃池使人厚賂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
吳平十九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死於齊晉遇於
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二十一年越圍吳二十三年始聘於魯二十四
年夏納邾隱公邾太子革來奔吳王夫差捷於姑蘇之山
使公孫雄請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夫差敢布腹
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以歸今
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如會稽之赦孤
臣之罪乎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夫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夫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
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夫與弗
取反受其殃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越王曰
吾欲聽子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
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十一月遂滅吳夫差
自殺越王葬之史記越王葬吳王而誅大宰嚭嚭之罪誅之固當然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財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乃止滅吳後二年嚭尚在則越未嘗誅也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致貢
於周周元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為伯越乃以淮北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
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
或譖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

殺二十五年秋魯哀公使叔青來聘使諸鞅報聘於魯二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十七年衛出公在城鉏使其祝史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夏使皐如后庸帥師會宋魯之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衛侯來奔遂死于越二十九年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秋魯哀公來奔王句踐卒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年然史記稱越王元年闔閭聞允常死興師伐越敗於檇李今據此而求之春秋以次句踐之年然卒不知其卒之年矣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無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蘇子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

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
御戎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太山爲祟使夙召霍君
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穫獻公賜夙耿夙生共
孟共孟生成子衰衰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
及諸公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難亡奔翟成子從之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
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爲晉文公文
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趙姬亦
請逆盾與其母既至姬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
以叔隗爲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寺人勃鞮曰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謀
元帥成子曰卻穀可將以成子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八年
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爲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
代任國政是爲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
克更立襄公太子夷皐是爲靈公靈公宣子脩明典法晉國以
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賈季曰趙衰冬之日也
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侈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
鉏麑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歎其忠敬不忍害
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
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公徒有嘗餓于翳桑宣子
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族
子穿攻靈公弒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弒

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子爲公族餘子爲餘子爲公行宣子請以括爲公族而已爲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成公許之宣子卒子莊子朔嗣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案左傳魯宣公八年亦晉成公之八年也書晉晉克有蠱疾卻缺爲政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卻缺爲政而趙朔爲卿則盾已死矣非景公之時也景公成公子後此二年始亡晉景三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之景公曰同括將爲亂十七年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少畜於宣孟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趙

朔不聽遂殺朔及同括屠岸賈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括始爲卿十四年乃放嬰齊于邾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也且趙氏大宗非其家亂倘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立異說如公羊郛叔術吳語黃池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太史公信此亦已妄矣晉悼公立文子始爲卿十三年超將上軍平公十年遂爲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說之十二年會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兵楚人欲先歃文子亦不爭諸侯貴之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諸侯之大夫盟于虢文子於是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虢文子於是年未五十耄而語喻周劉夏魯叔孫豹秦公子鍼與醫和皆知其將死歲終而卒子景叔成嗣晉平公非賢君也文

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丈子死晉遂
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
夫于黃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
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
及荀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爲刑書孔子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
何往衛侯請執牛耳二子捘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
一年魯陽虎来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
簡子召午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使藉秦圍邯鄲荀寅
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七月

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韓不信惡
寅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以爲卿范皐夷無寵
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皐夷代吉射荀躒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友伐
公敗奔朝歌韓魏爲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
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
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
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
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

一年簡子圍邯鄲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二十二年
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邯鄲柏人雖名晉卿實專晉
權奉邑侔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黃池爭長未決而越
入吳簡子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
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久乃先
晉衛莊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
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
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
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姑布子卿者善
相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爲將軍者至子毋恤曰此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
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果賢後又告諸子吾藏寶符
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
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毋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毋恤爲世子三十六年
簡子卒毋恤嗣左傳魯哀公二十年晉定公之三十七年
也是歲越圍吳趙襄子降喪食然則簡子死三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毋恤與知伯伐鄭十七年簡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隆問吳王蓋出公定公之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吊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圍吳之歲爲襄子元年而已今定以左氏爲本仍以越推次襄子行事之年敬襄子在位凡五十一年也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盍使吳王知之乃使隆往弔爲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瑤伐鄭門子桔柣之門瑤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伐四卿四卿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是年四卿分晉家而六國年表在戰國

晉哀公三年趙世家云襄子立之年故於年表遷就其事尤爲乖外今簡襄之年既正則分邑之年以晉世家爲允

四卿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荀瑤專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鄭之怨不與瑤怒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謀策作張孟談史記作孟同蓋太史公以其父名改之耳

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具而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城不沉者三版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

吾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

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
魏韓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瑤軍瑤救水軍
大亂三家交攻之遂禽瑤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
不知人醫扁鵲視之曰非病也昔秦繆公嘗如此寤將有所言矣居二日半簡
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
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
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
亦言臧知伯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
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知非爲國
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
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
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
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必欲專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爲太
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爲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記中山
處於此言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魏文侯十七年
記伐中山使子擊守之於樂毅傳言樂羊既取中山其後
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蓋趙自有中牟耳
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
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記中山
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然戰國策言犀首立五王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王中山古鮮虞姬姓竟未詳其實也徐廣曰中山武公西周
桓公之子也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不知廣何自得此說然是時周衰已甚亦
安能使其子弟據中山乎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
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

田人万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
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
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
侯迵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充君說使謂相國歌者
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賜相國
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人立烈
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
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觀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
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
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
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攻鄭敗之以與韓
韓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
之敗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成侯
五年

魏惠王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誤矣魏惠王既定位二年敗趙于懷敗韓于馬陵據韓趙世

家年表並同而趙世家在五年亦誤今並正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敬侯十一年三國已滅晉分其地矣至此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三十一年魏援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亡奔韓太子立是爲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亡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擯秦肅侯從之以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約諸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秦以公孫衍爲大良造說齊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使國人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宣於咸皐欲陰構於秦以解其怨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齊王令公孫衍以攻宋說李兌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

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於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之年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豈自惠文始而追謚武靈王

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舉宋之時也臣已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世一時也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代亦爲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

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樂池送之（裴駰曰案燕世家子之死燕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遥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華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曰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内其女娃嬴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立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前世之勳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令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万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

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我五邑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舉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駿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勝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陘者山名常山有井陘也）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鴈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於東宮傳國王子何是為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駔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二年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楚懷王自秦來奔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弊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鬬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主美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環中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梁楚與韓之怒割必深矣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

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
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熟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
翟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
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
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侈心不服
其弟爲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
大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
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
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爲怨府無爲禍梯肥義曰不可
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
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
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貞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
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
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
不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
之姦自在朝國之殘也讒自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
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
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
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
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觀群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比

而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爲太子矣主父得惠后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之及惠后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蜀夷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悉出主父不得食探爵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成爲相號安平君兌爲司寇王少成兌專政五年與燕

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十一年齊秦自立爲東西帝既而皆復爲王董叔與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取安邑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於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諒毋辭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毋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吏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毋對曰下吏之来固願承大國之

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辭
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貌
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
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咱之嗛
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
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甘閒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
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貌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
諾勿使從政諒貌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
秦廢帝請服及高平根桑於魏反垂分先俞於趙齊之事
王宜為上交而今乃抵皋呂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
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
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
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
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
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
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
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
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

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
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
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
趙
城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
河水出大滾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
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
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
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
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
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
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
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
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

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特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已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愛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榮盆爲高平君使將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城邑五十七以與齊求安平君田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三城五十七邑此與敵國戰覆軍殺將而求者也今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奢嘗爲燕守上谷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君奚求安平君爲平平原君曰將軍釋之僕已言之王王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燕豈若肝涉血之仇耶使平安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知又安肯與燕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彊爲趙則齊不復伯矣今得彊趙之兵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敝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平原君不聽田單將

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之言二年惠
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
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惟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
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
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
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万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
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
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
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
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
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
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
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閒免廉頗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

彩括軍四十餘万降秦秦皆阬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
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說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
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合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
入秦爲媾諸侯見秦趙爲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
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
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將景陽及魏公子無忌皆
来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
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赧
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
年邯鄲膚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
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使栗腹約歡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
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
從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
廉頗樂乘爲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廉頗圍燕以
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
年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七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
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
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
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
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太子質秦秦復歸之

史記六國年表是歲太子從質秦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春平

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而納之秦也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太子與春平君疑其一人耳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史記遷謚幽繆徐廣曰一日湣王世本悼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皆無遷謚遷失國後死恐不當有謚遷之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趙人輕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擊之王信秦閒誅牧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忽軍破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爲秦趙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爲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彊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

匡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illegible]
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
[illegible]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
[illegible]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
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三

田敬仲世家第六　古史二十三

田敬仲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敬仲善於禦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爲賢將以爲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illegible]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illegible]懿[illegible]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illegible]爲之

田敬仲世家第六

古史二十三

田敬仲完者陳厲公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桓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年殺其太子御寇敬仲善於御寇懼而奔齊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為賢將以為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乎不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

墮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于

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

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

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

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
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
爲田氏生田穉孟夷夷生文子須無事齊
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
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桓子無宇文子在而桓子出
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蘧啓強來請
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桓子辭且乞師崔杼弒莊公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欒高
鮑氏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斂
而急於刑戮桓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與
叔向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萬卒其
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桓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氏施見桓子
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桓子稽首曰頃靈
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桓子曰欒氏高
氏將攻陳鮑桓子甲以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
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桓子與鮑氏分
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
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祇一之公族
逐於齊高者桓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焉

鞭之知伯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
十有子百餘人史記成子遷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數賓客舍人出入者不禁故成子之子七十餘人謂田恒之爲人雖大負弒君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爲此失行也周說有理今史記故不取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闉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色不聽政太公遷之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因言鼓琴以及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寡人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

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
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時騶忌與
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於王使田忌將戰
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
矣於是騶忌言於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兵
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殺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作夫人索隱亦曰年表作夫人然今年表作大夫矣）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與騶忌謀令人操十
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
爲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

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騶忌不勝而奔二
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
致伯於秦二年王知田忌爲騶忌所賣乃召而復其位魏
伐趙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
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
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
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
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憩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
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
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消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
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
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
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為卿皆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
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
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
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
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
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奈何對曰君
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聞
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雖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為趙魏廢王而務附為
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
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
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
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以

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我方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方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吾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耳君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

何在其存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欲攻子之儲子謂滑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伐韓韓求救於齊滑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滑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人不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宄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羣秉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

而惡張子多資矣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為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於秦楚太子橫先質於齊湣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為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湣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今不聽是

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王受之而勿庸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與秦為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以伐桀宋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故秦為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代之在燕固與燕昭王謀伐宋以弊齊因謂潛王曰齊南破楚西侵秦用韓魏之兵舉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且聞王者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弗為潛王曰善三十八年使韓聶將而伐宋秦昭王聞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

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矣以万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出奔魏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初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湣王斮之檀衢故百姓不輔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亦殺之故大臣不親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向子以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湣王不與軍遂破走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孫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數湣王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

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
哭者人以告呂也天地人皆以告呂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
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圖器齊
人有王孫賈者年十五事湣王王出走失王處其母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
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刺淖齒殺之畫邑有賢者王蠋屢諫王王不聽退而
耕於野燕人知之令軍中無入畫邑三十里使人謂蠋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既破亡
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絕脰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
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服變姓名爲莒
太史敫家傭園太史敫女奇其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竊
衣食之因與私通爲淖齒既殺莒中人推求湣王子得法
章立之是爲襄王以保莒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
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
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
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爲后

是為君王后建之毋也太史敫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
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
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
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
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
餘万遂圍邯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何也安邑者魏之枉國也晉陽者趙之枉國也鄔鄙
者楚之枉國也秦固已取安邑晉陽鄔鄙三國與秦壤界
矣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危矣趙危則非齊之利也夫韓魏楚趙之志
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與秦壤界
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東而阭綏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
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
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
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惡楚秦欲取齊故
使蘇洵之楚使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秦之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
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

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使人以消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王建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還車而反雍門司馬與即墨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問者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問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為大王不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一并於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

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
椎椎破連環謝秦使曰謹已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戒建
曰群臣之可用者其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齊
閒金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閒勸王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
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
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策也公孫衍一
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
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
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
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
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
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
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
親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
俛俾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
勞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三遷信讒以誅李
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
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

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田敬仲世家第

至正改元春王正月吉旦重整於

浣花書院

相臺岳氏刻
梓荊谿家塾